

美俄聯合戰日否？

林伯修 著



趙家璧主幹
一角叢書第二十八種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美俄會聯合戰日否

著 修 柏 林



趙 家 璧 主 幹

一 角 叢 書 第 二 十 八 種

友 誼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出 版

篇前

趙家璧

「美俄會聯合戰日與否？」從北滿風雲，日趨緊急，美國全部海軍發令常駐太平洋以後，已成爲世界輿論的一大問題。尤其是我們中國，一般人對於這疑難問題的急需解答，簡直把他看做像是可以間接解決整個的中日問題般，編者爲應一般讀者的渴求，請林柏修先生替我們用他的目光，在各方面細心觀察後，給了我們一個答覆。

中國人總不脫求人的思想，美俄會聯合戰日與否，雖是一個極關重要的問題；然而一般民衆的所以急求解答，不是一種純粹的客觀的研究性質，而是在假如得到了肯定

的回答後，可以不用自己努力，而把戰日的責任，完全推諉在美俄頭上的卑鄙的夢想。

在人世間，沒有不勞而獲的事。縱使美俄有聯合的可能，中國人也不是可以高枕無憂的！

目 錄

- 一 兩種矛盾的論調
- 二 從國際政局觀察
- 三 從已經歷史觀察
- 四 從最近美國的態度上觀察
- 五 蘇聯的和平政策
- 六 結論

兩種矛盾的論調

自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東三省之後，便接連不斷的向蘇聯挑釁，這無疑的是和西方帝國主義有密切的關係。然而在這一帝國主義反蘇聯積極地加緊和擴大當中，近時忽盛傳蘇聯與美國有聯盟攻日的消息。一月以來，本埠的小各報，幾乎每日都有此類的「事」，把牠當一個重要的問題。例如時報四月十一日下午的號外，在俄或與美聯盟的標題之下，載過國民社十日莫斯科電云：

「蘇俄政治界與經濟界現認美國務卿史汀生至日內瓦後，或有與蘇聯外交委員李維諾夫晤談之可能。以為美國必認蘇聯為解決遠東時局之一重要份子；即兩政治家非正式之會晤，亦極有重要結果之可能。共產黨

著名領袖雷台克今日在其黨機關報伊斯維斯的亞報發表一文，間接警告日本倘欲攻擊蘇俄，則將迫俄人與美國聯盟。苟美俄聯合，則日本難免大敗。雷氏聲稱：倘有人向蘇俄挑釁，則蘇俄將向資本主義國家之不致損及其利益與侵犯其領土者謀締暫時之聯盟云云。文中暗示美國天然爲蘇俄緩急時所資與爲援之國家，并力言美國國內對日惡感日增，有與蘇俄聯盟之可能，最後又稱日本爲自衛計，唯有與亞洲民族友誼合作云。」

翌日上海日報也有一篇題爲蘇聯對日本之態度文字，徵引時報所引雷氏（上海日報是根據塔斯社莫斯科電訊，雷台克作拉戴克，均即 Ratkov——作者）文字中兩段說話，云：

「日本之冒險份子現又圖謀與蘇聯開釁矣，惟其結果當然爲失敗，蘇聯在此種危險之下，準備以數百萬之軍力，保衛其邊境。蘇聯在一九一八年至二十年被外侮侵入時，曾努力戰勝國內之饑饉與崩壞；現在蘇聯之軍力，已較當時增加百倍，日本欲博取勝利，真夢想耳。吾人因知一戰之後，必然兩敗俱傷，惟亦知如此一戰，日本之統治者無異自投坟墓；日本之冒險份子，于其背後之巨敵美國方在磨刀霍霍之際，乃不顧利害，欲與抱定和平宗旨之蘇聯開釁，造成自己之新戰線，此種舉動，幾類瘋狂，對於日本自己人民及世界各國均有非常之危險。因是，蘇聯願以十分之熱忱，望日本改趨一和平之新途徑。」

其結語云：

「蘇聯之政策，至爲簡單明顯，即爲國內工人之利益，彼實不願戰爭，惟彼不得不嚴守自己之邊境，如日本必欲啟釁，則蘇聯亦將在不侵犯彼之資本主義國中尋取同盟者。蘇聯固不惜戰爭，因世界之勞動者知彼爲和平與人類之幸福而戰，必能援助彼也。」

這兩段引文，較足表示蘇聯對於日本挑釁之態度，但「蘇聯亦將在不侵犯彼之資本主義國中尋取同盟者」一語，不能如國民社之推測，即解釋爲蘇聯或與美國聯盟，更不能視爲「美俄聯合」即是聯合與日本作戰（日本難免大敗）。

同時密勒氏評論「美俄合作趨勢」（見四月十八日申報），雖不說蘇聯與美國即將聯盟，但謂「目下發展中之遠東時局，勢必使美俄兩國間之關係，比蘇聯政府成立以

來之任何時期爲密切。』又說『美俄兩國對日本之態度，幾爲同一，則爲人所共見之事實。假使日本不辭進迫，美國之政策與蘇俄之政策，將爲平行線的，不問美國承認蘇俄與否，俄美同盟之說亦姑認爲不可能，而日本在遠東之侵略苟再進步，美俄關係勢必被迫而趨于密切，則爲必然之事實。』并舉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美俄的關係來證明：兩國政制之不同，不足以妨礙其關係之密切。

而申報先生的時評日蘇果將不免于一戰乎（四月二十六日）文中，則謂：

『……以此數因，日本之顧忌既多；而蘇聯則又竭力退讓以避免戰事之爆發，僅作警告式之發言，使日本知難而退。故日蘇間之關係，無論惡化至若何程度，但其必不至于爆發戰爭，蓋爲吾人所可斷言。

「然則目前日人對蘇聯之挑釁行爲，固何爲乎？曰：是亦不過爲欲藉此以轉移列強對東北事件之視線耳。如視此卽謂日人已決意與蘇一戰，則誤矣。吾人敢斷言如欲戰，其對手先爲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慘禍或亦卽以此而爆發。」

這一來，就根本推翻了蘇聯與美國聯盟之說了。因爲日本之向蘇聯挑釁，既不是『決意與蘇一戰』，就沒有蘇聯美說的根據。又『如欲戰其對手先爲美』，則『竭力退讓以避戰事之爆發的蘇聯，更不會與美聯盟來攻擊日本了。（關於彬先生的見解，下面當有機會說及。）

那末，蘇聯與美國是否有聯盟對日之可能呢？如果沒有可能，則這種宣傳的命意安在？我們想借此機會來把這些問題研究一下。

固然，誰都知道：日本帝國主義這次佔領東三省與上海，主要的是進攻蘇聯和鎮壓中國的革命（這並不妨害她同時實現其『大陸政策』的野心），這自然是與蘇聯不利的。又在太平洋方面，實以日美帝國主義間的矛盾爲最大，日本之席捲滿蒙正所以加強其對美的力量，當然不利于美國。但不能因此卽謂：蘇聯與美國，必然有聯盟對日的可能。所以，我們必須從各方面細加觀察，然後纔能得到正確的解答。

二 從國際政局觀察

第一，我們應當先來看一看現代國際政治的形勢。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結果，誕生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盟（簡稱蘇聯）。她一經成立，便向世界提出兩個口號：一個是援助東方民族革命，一個是扶助西方無產階級革命。這兩個口號，對於國際資本帝國主義，都是致命的打擊。因為前一個口號是動搖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支配，後一個口號是鼓舞帝國主義國內的階級鬥爭。所以自蘇聯誕生以來，世界遂分成二個敵對的營壘：一邊是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的蘇聯，一邊是全世界資本帝國主義聯合的營壘。因為她們的階級立場不同，遂使她們的內外政策以及一切經濟文化等等，都向

着根本不相同的方向發展，處處形成對立的地位。這就是現代國際政局最根本的矛盾。在這一矛盾底下，蘇聯的存在，實給予帝國主義列強的存在以絕大的威脅。因為這個緣故，帝國主義列強，無日不處心積慮，用盡種種的方法，來進攻蘇聯，企圖從世界中根本把她消滅。自一九一七年以來，武裝干涉，經濟封鎖，以及一切反蘇聯戰線之結成，幾無一不是帝國主義列強這種企圖之表現。就是說，自一九一七年以來這十幾年間，除了顯著的武裝干涉與經濟封鎖以外，每次的國際會議和條約，幾乎都是以結成反蘇聯戰線爲其主要的任務。唯其要大家一致來進攻蘇聯，故帝國主義列強痛切感到她們中間的矛盾——利害衝突，有相當緩和調劑的必要；爲要一致來進攻蘇聯，故帝國主義列強有暫時釋怨言歡的可能。因爲帝國主義國間之矛盾

，比着蘇聯與帝國主義間的矛盾，無論如何，總不免居于次要的地位。

我們可以拿有名的洛加諾會議爲例。洛加諾會議是一九二五年在瑞士洛加諾（Locarno）地方舉行的。提議者雖爲德國，但是牠的主動者却是英國。自歐戰過後，美國用其在戰爭中暴發的財富，侵入歐洲，有把歐洲改變爲她的債務國的傾向。同時，法國自德國奪回阿爾薩斯，洛林以後，經濟勢力日益膨脹，且利用她的黃金的力量，把東歐許多小國的附庸，繼承了德國在戰前與英對抗的地位。在英國，外則因蘇聯的存在，和埃及印度中國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急劇發展，使英國的統治感到不安；內則無產階級受共產黨及蘇聯及工會的影響，日益革命化。所以，英國覺到必須拉攏德國，使她加入國際聯盟，

一方免她轉入蘇聯方面，一方可以增加自己在國聯中的勢力，牽制法國，樹立自己在歐洲稱霸的地位，并奪取反蘇聯統一戰線的領導權。雖然狡猾的英國外交家在洛加諾會議時期，竭力掩飾其本來的面目，不使爲國內及其他各國的輿論所發覺；張伯倫與其他政府人員屢次在國會中聲明列強間的保障和平條約，從來不知道有反蘇聯這一回事；且以邀請蘇聯加入國際聯盟相號召以淆亂社會的耳目。誠如蘇俄外交史的著者泰寧所說，『沒有一個陰謀是不會露馬脚的。』據反對洛加諾會議的德國國家主義者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日在其機關報“*Deutscher-Spiegel*”，週刊所載，一九二五年三月二日張伯倫給法總揆赫里歐的通牒中，有一段說明保障和平條約的目的如下：

「雖則沿共產軍國主義（好一個名詞）

泰寧註）路線

而進行的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在目前專力致意于東方與亞細亞洲的民族，雖則無理的反東歐運動因德國共產思想之失敗而中止，然而中歐被征服的民族在心理上已有與地大物博的強國有如俄國者進行軍事結合的理想，同時，俄國內政的穩定，實力的恢復，及其對于民族主義精神的自覺（——泰寧）足使德俄的軍事結合，成爲完全可能的一回事……對于共產主義與國際主義的放棄，遲早必然要發生的（——泰寧），那時，德俄聯合的危機就迫在眉睫了。這危機法國也是同樣地感覺到的。因爲在目前，這樣的聯合可以說是德俄愛國主義者所寢寐不忘的。……如果德國與其他各國發生不相侵犯的條約關係以後，那牠再不至與現在的蘇聯或是與未來的俄國發生軍事的聯合或協作了。